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誠齋集卷一百二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許思光

誠齋集卷一百二十二

宋 楊萬里 撰

墓表

右司王僑卿墓表

南粤負山控海甿獠相錯為一都會凡奉詔條為部刺史匪得其人則帥守頡頏殆若羈縻自淳熙戊戌以迄辛丑凡四年間有以小司寇帥番禺者既儉且攸礪齒

偲噬倚門人為諫大夫怙勢妄行聲氣出部刺史上小廷厥梏輒以飛語聞於是䕶漕布憲常平諸使者如葛世顯如黄溥如李綸如趙公澣咸被嘖言纚纚坐黜齰舌而斃弗敢枝也帥既連得意同時使者熱者靡傅者闕獨括蒼王公司平準監祥刑領餽饟凡三易使者節弗詭弗茹屢嬰其鋩憸忮者怒欲為蠆尾未幾改鎮他郡以死而公故無恙嗟乎公仁人也而闕方獬獨毅不折是不亦勇乎截然居閒有璞弗刑是不亦智乎是

可書也公諱晐字廣元姓王氏初諱東里字僑卿少貧篤學為文有氣力登戊辰進士第歷汀州運城尉徽州休寧縣丞臨安府教授主管尚書禮兵部架閣文字秘書省正字校書郎著作佐郎知太平州改知道州尚書考功員外郎右司員外郎廣東提舉茶鹽提點刑獄轉運副使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官止朝奉大夫年止六十公初在著作之廷嘗與同寮劉夙相率論龍大淵曾覿招權害政章未上而去人咸惜之其在廣東疾

心煑海阜通商賈曾未滿歲得緡錢九十萬有奇條上便宜請歲助廣西之費稍䘏鹺計之羡盡給𥫗盆之直又言二廣鹽政宜權贏縮彼此相補無分東西酌紹興之制通議增損凡鬻鹺之數合兩路而均之東鬻其四西鬻其六然後官無抑配民力自裕時朝廷欲糴米斛五萬漕中都公不奉詔事竟寢公又言右姓牟利秋時賤糴春時貴糶貲是用寠請令常平貴糶以救其賤賤糴以救其貴而憲之始郴寇陳峒李瓊揺舂陵犯陽山

雖王卒參捷而寇勢未衰公親帥師自韶至建擣其巢穴寇李接繹騷西鄙公又躬行壁壘邀其走集馳驅原隰挈期三寇悉平居職三載循行所部凡爲州十有四爲縣三十有九深入黃茅無不至焉或有三四至者汀寇沈師𨚗於循梅潮惠之間兵車有興公發軔漕下揆策失謀竣事無曠丐歸章七上不得請御史有以風聞言公者坐以祝聱之官罷歸至信得疾因家焉卒於癸卯四月庚辛葬於歲九月辛未曾祖慶遜祖計皆不仕

父綝贈朝請郎娶余氏封宜人子男二人郟將仕郎郛迪功郎新鎮江府丹陽縣主簿女一人適從政郎新信州録事叅軍葉宗魯既嫁而卒孫男二人㽦闕女三人俱幼公天性静黙似不能言外寛中嚴直諒自信其與人交淑慝險易無所置疑周急遠施有犯靡校其為使者或責公不按吏公曰薄其俸責其廉可乎然遇事直前無慕顧意嘗嘆曰天下事不患不能為患不肯為不肯為者用其肯為者於私用其不肯為者於公聞者韙

之公既沒薦紳先生以文來誄者或曰並受真偽兼容
賢愚或曰周為顔氏漢則孺子其為一時推表如此予
乗傳嶺表與公實為同寮又繼公提點刑獄情義甚密
余喪母而歸公亦使事言還過余敝廬留一宿而别甲
辰冬十二月予奉詔為尚書郎繼經上饒欲謁公而公
死矣登其堂哭之哀見公二子二子拜且泣曰知先君
之深愛先君之厚信先君之篤者宜莫如子盍有以表
諸幽予曰諾後三年八月公之子郯試吏部得官將歸

来見予予有感焉乃彚公平生大槩以授郯俾碣諸墓隧云淳熙十四年八月十八日朝請郎守尚書左司郎中兼太子侍讀楊萬里述拜書

澹然居士趙公平仲墓表

魏悼王之六世有賢孫焉澹然居士趙平仲其人也何賢乎平仲也貴而賤富而貧才而愚德而虛也曷為貴而賤富而貧也問誰高曽則廣陵郡王與安化軍節度使也問誰祖父則金紫光禄公也重王累侯拖紫鳴玉

而平仲生其家不曰富且貴乎然平仲不幸幼喪其所天又重不幸而火其廬而平仲短褐脫粟飲水茹以終其身不曰貴而賤富而貧乎然則平仲名在屬籍而不在官簿乎曰平仲承節郎也然則何為不仕無乃匱於所扶鈍於所售乎曰平仲仁孝正廉人也平仲年未冠父瘓㾌平仲夜犯濤江跣走數百里迎醫之良者而拜之如父兄及父喪上無諸父下無同產兄弟以隻影童子而擔大事母寡已孤母耄已稺乃餒已以飯母寒

已以燠母勞已以安母母子同命者四十年如一日是時平仲未命也母沒乃得官則泣曰君命其敢不拜無母有禄其忍獨食不曰孝乎嗜讀書喜賦詩而不肯一試於有司有官而終不就一列不曰廉乎外至黄老星家醫卜百工之技靡不觧而不惑於巫史浮屠不曰正乎其居豫章之進賢急人之急憂人之憂藥人之疾或託之以死或寄以孤者累累也不曰仁乎仁孝正廉是四者有一焉所挟既充矣而況四乎何匱之有然則尚

為鈍無售也曰非鈍也啚也非無售也不求售也曰才而愚德而虛然則歷聘轍環非歟曰歷聘轍環何可當也聖事也平仲賢人也其鄭子真李仲元之徒歟雖然子真仲元林下之窶人也平仲賢介公子也其於貧賤孰習孰不習也然有不習焉而樂者有習焉而樂者二者孰難孰易也使三人者易地而處尚有可小視者乎仲諱公衡潛然居士其自號也卒於慶元二年四月丁夘年五十有九夫人周氏處士丕遠之女李公擇之外

孫也前卒年二十有九與平仲安貧正家有鴻妻佩母風四子彦演從政郎常德府司法叅軍彦章文林郎福建路轉運司主管帳司彦法修職郎吉州司户叅軍同登淳熙丁未進士第彦沃業進士皆傳業有聞而彦法與余遊最故予嘗舉其文行之美以自代云一女適傅儔孫男四人皆幼考諱緒之監潭州南嶽廟母夫人張氏所生母金氏越三月諸孤葬平仲於縣南三牛塢其日某甲子其鄉歸仁其原麻山遷周夫人附焉其世

次氏名職官之詳大丞相益國周公既銘之且亟稱其
信厚温恭如晉宋間人物廬陵楊萬里張表其墓曰
蔚麻原之松桂兮皆是翁之手植沔歸仁之泉流兮有
是翁之釣石翁不見兮空山蒼而水碧孰知翁之不死
兮山水長與遨嬉朝儕霆夫霽暉兮翁載之以為旂宵
唤謷夫素溥兮翁策之以為騑攀天闕以入月兮不騎
箕尾而騎少微子孫来拜翁而安仰兮盍諏雲而沓鶴
雲垂而鶴儌儌兮翁其来歸而小泊酌桂酒而薦蕙肴

兮必見翁欣然一醉其如昨

中奉大夫通判洪州楊公墓表

宋受天命一四海聖聖相承澤深仁高一百六十餘年閒重乂累寧圄一玷缺自宰臣蔡京窮姦極妖竊弄國秉遂成靖康之禍言之可為痛哭已方京盛時蔽虧天日開闔雷霆生殺寒炎在其爪掌京久居杭有尼出其門倚其勢奪民地民訴之仁和縣縣宰廬陵楊公直之尼訴於京京諷守胡諭公以地畀尼當雖以美官公執

不可他日有從臣薦公京以前懨擯不用公自是留落老州縣君子是以為公惜也使是時公遇主得為諫官御史則斬安昌破銅山為國除此賊不難也君子是以為國惜也公諱存字正叟一字存之其先出晉武公子伯僑伯僑四世孫叔向族號羊舌氏食采於楊生食我以邑為氏其後居華陰在戰國者曰章章生欵為秦卿後四世曰喜仕漢祖封赤泉侯十一世曰震至唐曰綰曰嗣復曰汝士曰虞卿虞卿之孫承休天祐元年以刑

部外郎使吳越楊行密亂不得歸遂家江南六世曰輅仕南唐徙家廬陵子錠終海昏令公之六世祖也曾祖諱戩祖諱倫考諱郊皆潛德不仕考以公累贈大中大夫妣黃氏贈碩人大中公樂易有容里稱善人家貧擇師訓子篤意無倦公幼日誦數千言未十歲能屬文既冠第元豐八年進士授郴縣尉丁父憂服除授袁州司理參軍又丁母憂服除授廣州南海縣尉改循州長樂縣令長樂二廣窮處也士不知學公首延士子修學校

與諸生行鄉飲酒禮民風一變聲最諸邑薦者交章改宣德郎知河中府猗氏縣改杭州仁和縣錢塘吳越勝地公治整以暇與文士登臨賦詩為一時絶唱號詩將軍秩滿坐忤時宰意授知襲慶府奉符縣奉符岱嶽祠筵在焉仕者相傳以為膏腴之邑令與祠官同掌其利故前令多墨公為置策書凡四方之民捐金錢以奉香火者皆書之屬之祠官隸之府廷已無與焉有戚里任氏子為祠官轉移祭器公白諸部刺史以聞有詔漕使

韓公鞠之任置對窮反誣公既具獄公無秋毫而任抵罪韓歎曰公之清雖畏人知神知之矣通判建昌軍地與閩境盗所出入有惡少屬徒數百殺人火廬巡尉憚之公諭招不從設方畧盡禽之既而戚曰愚民觸法情實可矜白州戮渠魁貸其餘民感悔盗遂息在功令公當最公推之他吏通判洪州帥孫公埃素寛厚自公在建昌孫已知公既至府事一委之公公亦濟以明惠治而不擾公見時事日異有拂衣告老志靖康元年七月

欽宗皇帝登極恩加朝議大夫八月竟上章致其仕歸
於吉之吉水縣溢塘里之故居高宗皇帝登極恩加中
奉大夫賜金紫退居後口不道朝廷事手不染州縣牘
友溪山藝松竹葛巾藜杖寄傲其間軒曰報春堂曰餘
慶皆有詩以紀之丙午冬大雪木稼嬰疾踰年而終建
炎戊申正月九日也得年七十有一葬以明年十一月
壬申鄉曰中鵠原曰王阮娶黄氏曾氏劉氏皆累封贈
令人五子王休博洽有辭藻兩預鄉賦修職郎撫州崇

仁縣尉王庭迪功郎興國軍司法叅軍王烈迪功郎全州錄事叅軍兼司户王猷迪功郎肇慶府司法叅軍皆以公蔭補王訓不仕孫九人光祖振祖茂祖璵承祖炳賡庶得清諸孫皆進士而得清棄家為道士云曽孫十人扶碁清節㧞清成清簡清德清臣掖清卿皆世其業公宇量恢踈名官冲淡家素空乏不問生業事兄布如父禄賜必分訓其子如已子杞未冠策第公以詩賀其兄云月中丹桂輸先手鏡裏朱顔正後生至今詩家者

流傳誦為佳句公之葬奉議郎知處州處南縣劉師旦銘之矣後七十有三年慶元庚申曾姪孫萬里覽其銘慨公之忠悼公之詘復表其墓曰

宣政之辰有孽其臣載弄之鈞士伏以蜚于其顰嘻于胥于泥毅哉楊公載凜其風載礪其鋒怒霆奮梃排山塞淵疇不慄旃予進可蹉予退可磨其如予何

新喻知縣劉公墓表

紹興二十有九年冬十月十有九日萬里迎侍老親來

吏零陵過湘江遇公於埜店驩甚而彼此骨肉已前行日茫茫欲落勢不容久相語某拜公上馬馳去公亦行一再回顧有惘惘之色公平生剛簡未嘗對某如此也私竊獨恠之未幾則聞公病遂不起前日之回顧殆永訣之意也歟嗚呼痛哉葢明年之八月一日也得年六十有一公諱廷直劉氏字諤卿一字養浩世為吉州安福人曾祖諱璣祖諱知復考諱位先皆不仕紹興初年復元祐詩賦科時士以王氏訓詁熟爛口耳聖經賢史

古今治亂正邪之大端漫不省為何物公與兄禹錫以文章煒然同升里選而公在第二州閭稱二劉焉已而禹錫登科公聞罷又十一年禹錫死公以經賦兩科再詣太常登十五年進士第調鄂州户掾鄂居上流留屯神衛兵以十萬計一夕軍中積芻火大將田師中怒甚大搜後一夕得三偷兒有火具械致之州太守張搏承意委公鞠之欲必得三人者火芻狀公精意問因廉其情將以竊藏於民家實未嘗至軍壘也即抱具獄曰釋

之三太守怒以語侵公公曰以火具而殺三人有以異
於以釀具而抵酒禁者乎太守一笑破械遣囚遂與公
為知已薦之朝遷左從政郎丞鼎州武陵縣數決疑訟
歲旱州命公禱而雨甘露降於丞廳事之後圃桃者五
李海棠者一邑民咨異部使者某公雅不屑其人某剡
章薦公以好言謝卻之就攝郡博士逾年用禮部侍
郎辛公次膺及諸公薦改秩左宣教郎知臨江軍新喻
縣而疾作致仕得左奉議郎命下於身後云公初娶伍

氏繼娶向氏三子宏中處中得中二女始公未仕恤恤
然有及物意安福西寅陂歲溉田萬三千畮擅於豪右
貧民病之公為作鈞水約上之官事下至今利焉嗟乎
士大夫僭爵賦禄任民之安危福禍而漠然塞耳闔口
視若風馬牛不相及甚者作俑厲民以為吾民數百年
不可療之痼根以進其身無怍色而公未有職於民之
時而爭民憂以自說如此使得大其施所及豈小哉公
即世之二年門下士楊萬里闡其葬乃哭而表其墓曰

鄉里遺老為予言劉正臣極長者其隂德在人愽矣其後增增未有已也今觀其二子相踵策第而亦相踵以死以不得遠其翔不及流其根則福善之報然不然未可知也然君子之望其子也無忝於其訓以無媿於其天而已負其先以尤其天豈其志也哉是則報之大者是則二劉已矣

羅元亨墓表

元亨諱上行羅氏世為廬陵人年二十有八擢進士第

負其有慨然欲竭才力為國立功業卒至於憊以病病
以死死以不壽壽止於六十有一官止於左奉議郎知
饒州安仁縣嗟乎若元亨之志元亨之才元亨之廉勤
而止於斯天耶人乎天也亦人也始元亨丞武岡軍武
岡縣時大寇楊么竄穴洞庭狠然有窺湖南意朝廷命
大將岳飛討焉元亨以飛檄督饟於諸郡至全州通判
范寅秩挾家閥心輕士大夫元亨屢撼不動一日往哀
懇之范慼氣大罵曰公少年不曉事錢糧不可得也元

亨抗言責之曰寇在心腹王師遠来不宿飽公忍坐視邪臣子之義當如是邪范怒且愧其坐人即發希稟以應然用是銜元亨元亨不顧也已而元亨宰静江府茘浦及永州東安縣凡兩遇范為部中監司數窘元亨卒不得緣粟罪然元亨自是困躓晚乃教授德安府府學用諸公薦改秩左宣教郎而元亨老矣至安仁數月境内大治部使者太守上其狀於朝丐頒其條教為州縣式廟堂欲用之而元亨病革死焉蓋紹興三十有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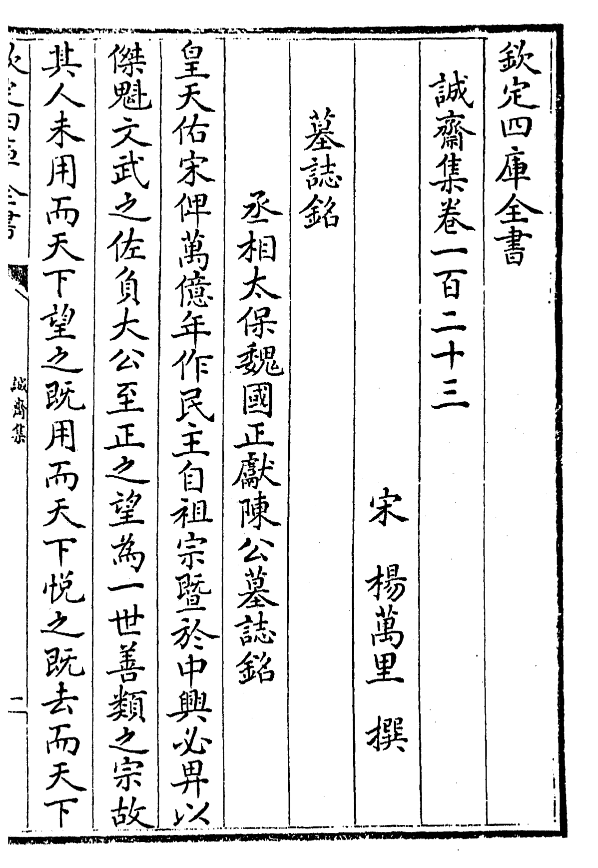
九月某日也其在荔浦民世為胥於帥漕憲司怙其勢意氣横出視令亡如也令往往反折節隆禮以就焉介其譽於上官否則與為市以故多犯法不輸租令惕不敢呵問稍忤焉則飛語釣謗遠者莫考近者逐二十餘令矣元亨至則條其姓名與其所以然者白於三司請再犯者得逮治胥徒側目治甲廣右其在東安范運判修怨移以丞祁陽受牒鞫獄衡州先是衡有浮屠欺一孤兒而奪之田浮屠者徑山宗杲之徒也宗杲以才辨

得幸於公卿要人孤兒每訟田於有司皆觀望宗杲之勢撓法以田畀浮屠屢矣元亨未至衡州十里所宗杲遺書於元亨啖以惟所欲或當塗薦章或金帛皆立致必以田畀其徒元亨謝曰諾既入城則發其奸其訟一問而決舉田以歸孤兒諸公大驚及秩滿歸家萬里私怪其憔悴以問其子全畧全畧慼然曰吾翁平生之心力盡於為邑矣竟日坐聽民政飢甚則入屏風後卒卒索食食未徹聞一民揖於庭則又徙履而出追夜過丙

事已民謝去倦卧於屏風後率以為常未幾則聞大病於德安再病於安仁卒死於勤且所至遭其仇以不得施其才是可哀也已曾祖諱軿祖諱仇皆不仕父諱紼以經術為州里儒先粹然古君子人也以元亨贈右承事郎母李氏贈太孺人妻孺人周氏先卒子四人全畧全德全材皆以文世其家全功未冠二女已嫁其詳見於行狀誌銘矣明年某月某日妹婿楊萬里復表其墓曰嗟乎元亨以王師不飽為己憂而不慄上官之含怒

賢矣范公以一時之怒不容天下之士而阨之至死究矣雖然元亨之賢蓋自其天在阨而安亦豈其究吾特為國憂元亨之才而為當世之君子惜其使斯人而然也嗟乎攖已者醜詆已者奸同已者扶異已者顛今之君子此病未痊若元亨之犯一郡丞其禍已如此況復有大於此者耶然則乏才於緩急之際而天下之所以難治不足怪也已不足怪也已

誠齋集卷一百二十二



誠齋集卷一百二十三

宋 楊萬里 撰

墓誌銘

丞相太保魏國正獻陳公墓誌銘

皇天佑宋俾萬億年作民主自祖宗暨於中興必畀以傑魁文武之佐負大公至正之望為一世善類之宗故其人未用而天下望之既用而天下悦之既去而天下

惜之其進其退君子小人視之為已用舍四海生靈視之為已戚休中國四裔視之為國輕重在仁宗時則有若杜韓富范在哲宗時則有若司馬文正在高宗及我聖上時則有若廣漢張公莆田陳公磊磊堂堂後先相望偉如也初紹興庚辰辛巳間敵情猘甚國勢臬兀天下之望在張公而廷臣莫敢以聞首請用張以大慰民望卒安宗社者陳公也是時萬姓三軍稱張公為都督而陳公為小都督其係人望如此至於乞斬大璫張去

為居外戚錢端禮之相逐倖臣龍大淵曾覿議復奏審之法及極言近習弄權債帥納賄等弊皆根柢天下治亂天下稱誦其卓詭絶特之舉者皆陳公云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迺淳熙十有三年秋七月二十有二日民之無禄少師觀文殿大學士魏國陳公以薨聞天子震悼對輔臣驚歎久之為輟視朝又再輟視朝贈太保謚曰正獻令官治葬以十五年七月二日葬於莆田縣豐保里龍汲山朝奉郎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

宫朱公熹狀其行其子守以請銘於太史氏而廬陵楊萬里實執筆待罪厥官銘其可辭公諱俊卿字應求其先頴川人永嘉之亂太尉廣陵郡公準之孫西中郎將逵南遷泉江歴唐五季而太尉十九世孫真二十二世孫嶠沆始居莆田自沂公以降以好施聞公生而莊敬不妄笑言七八歲知學蘉公蔑執喪如成人少長益自厲紹興八年舉於禮部知舉朱公震張公致遠得其試文曰公輔器也寘首選有不可者屈居第二授左文林

郎泉州觀察推官秩滿改宣義郎故事當入館學時相
秦檜察公不附已以爲南外睦宗教授終更造朝道中
一日忽心悸亟馳歸冀國夫人已即世乃以是日屬病
云服除員外置通判南劍州檜死乃以秘書省教書郎
名非公事未嘗詣執政令天子爲普安郡王高宗命宰
相擇可輔導者爭欲植所善高宗不可命擇館職靜厚
者乃以公對除著作佐郎兼普安郡王府教授尋遷著作
郎在邸二年講説常傳經以規歷司勳禮部員外郎樞

密院檢詳諸房文字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韓仲通以獄無辜婿秦檜黨盡逐仲通獨全劉寶總戎措克併按抵罪宰相湯思退秉政國言籍籍會冬無雲而雷公言思退文藝有餘器識不足無以堪重任詔罷思退令敵自燕徙汴謀入寇中外震恐而楊存中久握兵柄尤以掊克交結得幸士皆怨咨三十一年春正月望大雷雹而雨雪公引春秋書雷雪相距八日其變有漸令一日並見此為羣陰干陽臣下竊威權之象遂彈存中天子

為罷存中而奪之兵時敵釁已形公言宜早擇大帥盡護諸軍而在廷莫有堪其選者舊臣惟張忠獻在困於讒讁居湖湘中外翕然歸之上心益疑公上疏曰竊惟今日事勢危迫軍民士夫皆曰張浚忠義文武且習軍事可當閫寄臣素不識浚亦聞其人意廣才踈雖有勤王之節安蜀之功然其敗事亦不少特其許國之忠白首不渝廷臣未有過之者竊聞譖者言其陰有異志若付以權恐漸難制夫浚之所以得人心伏士論者為其

有忠義之素心也若其有此人將去之誰復與之臣願陛下察其讒誣畧加辨白其與除一近郡以係人心上大悟宦官張去為陰沮戰議且請避狄公請斬之上愕然曰卿仁者之勇明日除權兵部侍郎後數月竟用張公守建康報益急王師始北渡江據要害然戰議猶未決公言令守禦畧備士氣亦振北兵若來持以重兵擣以間道上策也嚴備禦開屯田中策也受其甘言斂兵增幣無策矣北兵尋渡淮公受詔經理淛西我是以有

膠西之捷公勸上進幸建康上然其計未發而敵自亂殺亮新酋遣使求成朝廷議所答或言歸疆者實利正名者虛名多附其說公亟言曰今日正名之日也今天子受禪公入對陳戒懇切且言今日之事必也清心寡欲屏遠便佞用志專見理明則邪正分功業就七月遷中書舍人尋以其職充江淮東路宣撫判官兼權建康府事時上初即位慨然有雪讐耻之志方屬張忠獻公以閫外事顧在廷無可使佐之者以公忠義奮發沈靜

有謀故有是命公與張公協謀効力大飭邊備十一月詔給札條時弊公陳十事曰定規模振紀綱勵風俗明賞罰重名器遵祖宗之法杜邪枉之門裁任子之恩限改秩之數蠲無名之賦其杜邪枉之説曰比來左右近習名聞於外士夫以身附灸將帥以賂易官隆興改元都督府建除禮部侍郎參贊軍事張公初謀大舉北征公以為不若養威觀釁俟萬全而動從之會敵盛兵聚糧邊邑諸將謂秋高必來不若先之張公以為然乃表

出師是時六月師興出敵不意幕府次盱眙大將李顯忠邵宏淵連下虹靈璧二縣禽其大將大周仁蕭琦縛至麾下將乘勝長驅公曰盛暑興師深入敵國皆兵家所忌宜亟還張公亟檄顯忠班師而顯忠等已進破宿州敵亦大發河南之兵以來顯忠身鏖戰城下自朝及暮殺傷過當敵氣熸焉中興以來王師之捷鮮有此舉會夜雨不相知而驚敵潰而北我師潰而南而流言以為我師大失利敵且乘勝而至主和議者又侈其說以

揺衆公從張公駐兵不動潰兵聞之稍稍來歸計其實所亡失纔數千人張公檄公亟入奏公見上具道其事且曰勝負兵家之常願勿以小衂沮大計上曰朕任魏公不改張公抗章待罪公亦請從坐上不得已詔皆貶秩二等湯思退復相公以嘗論思退請罷不許諫官尹穡陰附思退議罷張公都督復以宣撫使治揚州公上疏曰今使浚去都督甚重之權居揚州必使之地凡所奏請臺諫沮之如此則人情解體浚方為賊餌之不暇

且浚近畫兩淮備禦之計惟保險清野可挫賊鋒陛下既許之矣今議者之言乃如此雖浚盡室以往有死無避然浚負天下重望一有蹉跌人情震駭臣恐江上之事將有不可測者議者但知惡浚而欲殺之乃不復為宗社計願詔中外相與協濟使浚得以畢力自効上感悟即召張公復開督府卒召相之然不數月竟為思退穡所擠遣出視師遂不復返而公亦累章請罷明年五月乃除寶文閣待制知泉州公固請祠除提舉江州太

平興國宮及思退貶死上乃思公言太學生數百人伏
闕下拜疏請起公上勞之再三公引歐陽修司馬光之
言極論朋黨之弊以為紹聖崇觀以來此說肆行實基
靖康之亂近歲宰相罷黜則其所用之人不問賢否一
切屏棄此鈎黨之漸非國家之福除吏部侍郎尋兼侍
讀同修國史嘗言本朝之治惟仁宗為最盛願陛下治
心修身立政用人專以仁宗為法此今日之要也大臣
受任不專用事不久不能以一身當衆怨此今日之弊

也人才國家之命脈氣節又人才之命脈祖宗盛時作
成涵養名公巨人爭以氣節相高自蔡京秦檜用事摧
喪略盡此今日之戒也於是上有意大用公矣會錢端
禮戚里秉政駸駸入相館閣之士相與上疏斥之皆為
端禮所逐工部侍郎王弗陰附之公抗疏言本朝無以
戚屬為宰相者及進讀寶訓適及外戚事公又極言本
朝家法外戚不預政最有深意上首肯久之端禮由是
深忌公公力求去除寶文閣直學士知漳州改建康府

公既去而端禮亦卒不三年台為吏部尚書時上猶未能屏鞠戲又將畋白石公上疏力諫至引漢威靈唐敬穆及司馬相如之言以為戒後數日入對上迎謂公曰前日之奏備見忠讜朕決意用卿矣十二月詔館敵使遂拜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首薦名士陳良翰林栗劉翔時龍大淵曾覿以舊恩怙寵士夫頗出其門言者往往獲罪及公館客大淵為介公見外不交一言大淵造門不荅偶中書舍人洪邁來見語公曰人言某官

公曰何自得之邁以淵覵告公具以邁語質於上前曰
臣不知平日除目兩人實與聞乎抑密伺聖意而竊弄
國權也上曰朕何嘗謀及此輩即黜二人知樞密院事
虞允文入謝德壽宮高宗語之曰卿與陳俊卿同在樞
府俊卿極方正公以兩淮荆襄藩籬未固言於上曰備
邊經久之計不過屯田積粟增陴濬隍訓卒練兵而已
然今日任人太拘而邊郡尤病謂宜廣求人才勿間文
武使陳所見與定規模悉如太祖皇帝所以遇李漢超

馬仁瑀輩者分之以兵使自為守饒之以財使自為用
北使來庭公以故事押宴使者致私覿其牘不名公却
之使者乃書名敵移書邊吏求歸亡命上顧輔臣議所
荅公曰俘虜歸叛亡否此載書也鎮江軍帥戚方掊克
軍士嗟怨言者及之公奏外議內臣中有主方者上曰
朕亦聞之方罪固不可貸亦當併治譽阿者以警其餘
即詔罷方而以內侍陳瑶李宗回付大理究其賄狀北
使來賀會慶節上壽適郊禮散齋不用樂公請令儐者

以禮諭之上親郊霖以震宰相葉顒魏杞策免公亦請罪越數日除叅知政事言於上曰執政當為陛下進賢退不肖使百官各任其職至於細務宜歸有司庶幾中書之務稍清而臣等得以悉力於其急務從臣梁克家莫濟求外補公言二人皆賢其去可惜葢有甚間者於是劾洪邁傾險諂佞不宜在人主左右黜之七月宰相蔣芾以憂去公獨當國尋兼知樞密院事請中出恩澤者許得寢之上曰卿能爾朕何憂每勸上親忠直納諫

爭抑僥倖肅紀綱謫軍政寛民力用人隨才無求其備
異時將帥不見執政莫別能否公日召三數人與語察
其才知所堪而識之首減閩鹽罷江西䊮入廣西折配
米鹽蠲諸道積逋以大萬萬計上與公言聽諫從於是
政頗歸中書矣龍大淵死上念曾覿欲召之公曰自陛
下出此兩人中外詠歌聖德今復顧罷臣召遂止殿帥
王琪奉詔行視淮城還薦和州教授劉甄夫上命召之
公與同列請其所自上曰可召問之公退責琪皇恐不

知所對會揚州奏琪傳詔增城令既竣事公請於上上

曰無之公曰此矯制也退至殿廬召琪詰之琪叩頭汗

下公亟奏曰詔邊臣增城此大利害大紀綱大號令也

而琪得詐為之令甲曰詐為制者殺於是詔削琪秩罷

之先是密命下諸軍朝廷多不與聞公與同列請自今

百司受詔處事並聞朝廷而奏審焉至是復以為言從

之尋收前命上諭執政曰禁中欲取一飲食亦奏審乎

公言祖宗成憲著在令甲且如令三衙發兵則密院不

可不知每事奏乃欲取决於陛下也令命下復收中外惶惑且將併舊法而廢之矣意者非陛下也將無小人因此陰以微言上激雷霆之怒乎異日面奏上曰朕豈以小人之言疑卿等耶同知樞密院事劉珙進對語切忤旨詔除珙端明殿學士在外宫觀公力爭之曰當與大藩上乃以珙帥江西乾道四年十月制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公為相以用人為已任所除吏皆一時選尤抑奔競奬廉退或才可用而闕

閱尚淺即密薦於上退未嘗以語人有忽被召對除用
而不知所自者如名儒朱熹公三薦之熹不知也每接
朝士及牧守來自遠方者必問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
見給舍必勉之曰朝廷政令公等意有未安勿憚舉職
又以兩淮備禦未設民無固志請於陽和二州各屯三
萬人仍書民數率三男子者家一人為民兵要使大兵
分屯要害以搤腹背民兵各守其域以相犄角時虞允
文宣撫四川公薦其才堪宰相上即召允文為樞密使

至是拜公左相允文右相乾道五年八月也允文建議遣使北人以陵寢為請公面陳未可復手疏以為恐慕虛名而受實害事得以小緩曾覿秩滿公預請以為浙東總管上曰覿意似不欲公曰屬者陛下去覿甚咸或謂覿必復来今果然願捐私恩伸公議又詔進覿官公曰無名會遣使賀北人正乃請以覿為介還以故事遷其官樞密承旨張説欲為親戚求官憚公不敢言會公子告請於他相得之公卒不與吏部尚書汪應辰舉李

㕔應制有旨召試權中書舍人林機言㕔獨試非故事
公奏元祐中謝悰亦獨試乃機與諫官施元之意沮應
辰不為㕔也公因極論其姦遂罷二人明年允文復申
前議上以手札謀於公公上疏力爭之繼力請去以觀
文殿大學士知福州兼福建路安撫使辭行猶勸上以
泛使未宜輕遣竟遣之不獲其要領云曽覿亦召還遂
建節旄歴使相以躋保傅士大夫莫敢言者公至福州
政寛而嚴於治盜明年之海水賊即侵軼閩廣闕

公名統領官鄭慶授以方畧慶頗逗遛以風為解公植旗於庭視其所鄉慶懼晝夜窮追遂悉禽之上嘉其功特遷銀青光禄大夫閩鹽故事官自鬻之轉運判官陳峴議改為鈔公移書執政以為法行三十年州縣稍無横斂百姓亦各安業此不為不利矣今欲改之不可竟改之已而果不行又明年力請投閑遂以提舉臨安府洞霄宫歸里第淳熙二年再命知福州民習其政不勞而治會有詔盡發本道戈船及選卒公奏留其半州大

旱且火且星隕且地震公悉以聞上賜笏帶藥物三年
太上皇帝聖壽七十慶賜宇内公以紹興從官特轉金
紫光禄大夫四年累章告老上遲回累日乃除特進提
舉洞霄宫五年五月起判隆興府改建康府江南東路
安撫使兼行宫留守且詔入奏既至都人聚觀咨嗟
公之將復用也見於垂拱殿上為改容加敬命坐賜茶
宣問欵至公因從容言曰擇將當由公選臣聞諸將多
以賄得之軍政大壞矣上曰前日鄭鑑亦云鑑公壻故

及之公曰鑑以小臣論事陛下和顔聽納中外仰服然諸將交結用不以才而以貨則下不服上曰然又曰陛下用人當辨邪正當由朝廷聞曾覿王抃招權納賄薦進人才而皆以中出行之口語籍籍恩歸此輩謗萃陛下上曰小者或勉徇之大者此輩何敢預公曰此輩未必敢明薦也或伺知聖意而傳於外耳禁中一事外間必聞皆此曹也願嚴戒勅上遣中使賜金器犀帶茗香明日辭行因奏曰臣去國九年重入修門見都下穀賤

人安惟是士大夫風俗大變耳上曰何也公曰曩者士夫私趨覲抃者十一二尚畏人知令則公趨覲者十七八不畏人知矣人才進退由於私門大非朝廷美事上曰抃不敢覲時有請朕多抑之繼令不復從矣公曰陛下之言雖如此其如外間讙傳某由某薦某出某門此曹聲生勢長臺諫侍從多出其門朝廷亦唯命是聽孰敢為陛下言者如將帥賄交又特甚者不惟士夫言之吏卒亦能言之獨陛下以為無有耳陛下信任此曹壞

朝廷之紀綱廢有司之法令敗天下之風俗傷陛下之聖德臣實病之願陛下勿忘臣此四言者上曰卿到建康見兵將如此者以聞公去建康十五年父老喜公之來所至相聚以百數焚香迎拜公為政平易寛簡悉罷無名之賦府有軍屯異時多為民害公為出令犯者以軍法論諸軍肅然行宫管鑰官者主之留守待之如部使者時節按行殿中則官者置酒西嚮坐而留守為客甚或邀飲其家公悉罷之建康距淮南一水間每邊頭利

害知無不言北境有盜百餘焚掠淮陰公請嚴禁吾民越疆盜馬者增瀕淮縣兵之戍者不受自北来歸者先是上念諸軍有孥衆而廩不贍者出緡錢畀三總領司各十萬俾市易歲取子錢之五以優給焉有司旁緣畫籠商賈之利陰奪關市之征公請罷之而歲捐楮劵三十萬於一司給孥衆者半犒大蒐者半時上前下文書於外多不用符璽謂之白劄子率用稽御持送而廷勞同王人至是樞密承旨王抃遣所親以白劄来吏白近

比公不奉詔因上疏曰號令出於人主行於朝廷布於中外古今所同也閒有軍國幾事或禁中細札亦必用璽書行之此所以示信而防偽也今乃直以白劄諭指喻度事宜於數百里外異時緩急或錢穀所出或師旅有興或邊防是經係乎國家大利害者能保其無偽乎上手札愧謝公尋上章復告老荅詔不允除公少保益封公固辭上手札慰諭再三乃受時江東旱甚上詔公預講荒政公請貸米斛三十萬穀二十萬分州縣賑糶

而又繼以發常平之粟除田租之逋罷淮東之糴蠲米商之稅所貸穀米才得十七分之一云公設施有政米舟四集民無流徙八年正月復告老累詔不允而公請益堅二月除醴泉觀使進封申國公九年正月公年七十元日即謝醴泉之廩復申前請凡五表上又手答却其章是歲親郊召公侍祠公固辭又三表及手疏告老上不得已詔以少傅致其仕進封福國公有司以法當給全俸公按富文忠公故事獨受少傅之禄餘悉上還

十一年十月七日上以公生朝遣使賜手詔金器藥香十二年又詔公侍祠圜丘且來歲增上太上尊號且慶壽陪班上諭宰相曰陳丞相久不相見宜趣來復手札書其末曰付陳少傅而不名公竟固辭慶典告成冊拜少師進封魏國公及属疾且革夜半手書一紙示諸子勿祈恩澤勿禱浮屠勿立碑請謚遺表惟以用忠良復境土為請詰朝整冠定氣安卧而薨得年七十有四公忠孝天至尤好禮終日無惰容雖疾見子孫必衣冠遇

人無少長以一誠實一言終身可復平居言若不出諸口而在朝危言正色辨邪正斥權要無所顧避然心平氣和無近名意處國事顧大體務持重在中書尤愛名器抑僥倖故小人多不樂上屢稱其忠誠為賢相云性寛洪無私喜怒泛然若無所親疎而好賢之心實篤雅善故端明殿學士汪公應辰敷文閣學士李公燾嘗曰吾待罪宰相無過舉者二公之内治郡尚風教民有骨肉訟者譬以義理爭者感泣自奉甚約食日一肉而一

衣或二十年禄賜多以分人撫愛宗族恩意甚備内外
緦功必素服終喪在官不受饋問建康諸部使者及諸
大將故事有月餉公不欲異衆别儲之以周士之貧者
將去尚餘萬緡悉歸之官於外物澹然獨喜觀書病猶
不釋其學一以聖賢為法於釋老未嘗問嘗有詩曰吾
方蹈孔孟未暇師聚可有文集二十卷奏議二十卷曾
祖諱仁祖諱貴父諱詵皆以公貴贈太師徐昌冀三國
公曾祖妣黄氏祖妣李氏妣黄氏卓氏贈徐昌越冀四

國夫人配聶氏封唐國夫人子男五人實朝奉郎通判泉州事守承議郎權發遣漳州事定承奉郎早歲宻宿承事郎女四人長適進士黄洧次適故著作佐郎鄭鑑再適太常少卿羅點次適承奉郎通判漳州梁億餘幼孫男四人㢱承務郎坺垣承奉郎埶未官女六人銘曰

宋十一𣏌有赫有業振天之綱乾道惟惶惟惶惟肖肖我高廟肖我祖宗追而與同慶歷元祐紹興乾道宋之聖時郅隆四之攄國宿憤信威朔狁六月之師周宣之

奇大醜仁琦糜之以歸自此疋馬聾不南下謨明何人
猗張與陳談者仰目曰大小都督夫勲駸駸卒摽於成
張公旣喪久難厥相皇相陳公奮熙載庸正臣表治萬
物吐氣勸皇德心燭理自明皇德一正萬國以定一時
羣材雖為公来若鳳斯翽萬羽斯會色夷氣温皇知愛
君君有難啓事有難止不費頰齒如石投水乾道之隆
萬祀攸崇祖職太史作誦萬祀

宋故太保大觀文左丞相魏國公贈太師謚

文忠京公墓誌銘

孝宗皇帝宅憂北人遣使来弔帝遣朝奉郎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京公假朝奉大夫試禮部尚書往報謝焉至汴京敵遣使郊勞用吉禮葢我以哀往彼以吉逆彼必欲行彼之非禮奪吾之有禮至臨我以威以張北人虎狼之強我卒能執吾之有禮折彼之非禮使君臣詘服以申吾中國禮義之尊者京公以必死抗之也大抵自古及今北人之所恃以行其無道者止以一死

怖士大夫而已不知夫死之為説施之畏死者則止者行施之不畏死者則行者止然畏死者未必不死正使不死其辱有甚於死不畏死者未必死正使必死其榮有甚於不死異時吾國之士吾見其有出使而移疾憚行者矣見有不憚行既行而不稱職者矣見有不惟不稱職而辱命者矣見有北人餒之至於獻詩請降以乞壺飧者矣奚而然也畏死故也今京公執禮如執玉之堅趨死如趨隅之安毅然正色而不可奪敵卒不敢加

無禮又復委曲順從惟吾之聽而莫之敢違奚而然也
不畏死故也昔魯哀公問孔子曰敢問人道孰為大孔
子曰禮為大弟子問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孔子曰使於
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偉哉京公乎惟得孔子論禮
之意是以見禮大而北人小惟得孔子論士之意是以
見君命重而身輕孰謂一死能動之乎當是之時天下
忠臣義士聞其風而說之咸曰是可以相天子矣至於
今上遂相之天下尚遲之云公諱鏜字仲遠豫章人漢

魏郡守房之裔曾祖皋祖德用父祖和皆贈太師祖封
表國公父衛國公母徐氏繼母徐氏皆封秦國夫人建
炎三年金人據豫章恐城中之人圖已家質一壯男子
衛公同産四人莫敢往者吏持父父甚急衛公慨然請
行後盡戮質子衛公逆水而免寇退訪父母得諸野奉
以歸兄弟俱全州閭稱其孝感公穉而翹秀受孔安國
尚書通子史百氏試郡學必前列及大比對典謨義極
陳禹皋賛舜深古考官驚異謂有經綸業明年紹興丁

丑第進士奉大對以直聞時年二十主撫州臨川縣簿令陳鼎有能名公一日旁觀其政曰吾得之矣然陳以繁吾以簡再轉南康星子縣令地瀕江田病水故多訟公核簿正程里胥鉏箭頓清善良得職郡計大半倚舟征吏緣虐取過者目為虎穴守屬公董之薄征通商民譽譪如部使者王秬首薦之及公造朝改秩秬為小司寇見公喜曰公才宜在天子左右毋庸諳曹受邑公固請自試治民秬曰薄州縣榮中都官士夫皆然公獨不

然可以洗孟晉之類矣知江州瑞昌縣俗以終訟爲賢大姓磐據持吏短長奪攘民業忽有媪持牒庭下公詰其由莫知所對公曰必其大姓也㗂此嫗者逮其人下之吏盡服其辜杖而屏之鄰境盡取所攘以歸其主始民樂公豈弟至是一邑大驚三年莫敢犯者部使者薦之章交公車叅知政事龔茂良薦公於孝宗轉主管官告院先是茂良帥豫章日得公牋奏之文竒之曰此汪彥章輩代言手也庀職兩月詔從臣舉良縣令爲執法

官給事中王希呂以公應書即召見時帝方英明果鋭有雪仇耻復境土志夸者乘之遞進竅言以規速化公言於帝曰天下固有落落難合之事亦未有驟如意之事帝曰天地尚無全功天下安有驟如意之事葢悟公之規也因極言州縣俱困民貧兵驕士氣隤靡娟嫉憎直帝曰卿議論通明有用材也是日除監察御史公言事務存大體不為苛刻至有浮躁險恠之事或已拜官而潛入脩門造請者或騁機巧以圖近次名城者或事

談說以營求儒林之官者皆擊去之帝謂大臣曰察官廉察非小補也大朝會攝殿中監帝顧左右曰京某威儀雍容又謂宰臣趙雄曰京某有公輔器時士大夫有倡為從窄之議每事朘削公言於上曰此說一行日窄一日將下失人心上虧國體帝曰事不務寬大氣象自不佳公曰繼今有進此說者願必罰無赦又曰求才不如儲才今姑蘇武昌缺一守臣久未得其人萬一軍旅倉卒當屬之誰又言非嘗任守臣者勿除為部使者又

言天下有勇敢之才不在軍旅則在盜賊二者相耦以為消長為盜不死死抵縣流而逋還復為盜異時江湖大盜亡卒半之帝曰朕慮此深矣何策而可公言宜令諸路帥臣名為募兵實招亡卒員數有額月日有限自首免罪賜名効用之軍不過旬日可以坐得精兵潛消盜賊帝皆施行衛公薨旣祥除荆州湖北路轉運判官舉廉糾貪不避勢人逮鰥振乏不遺幽遠兼攝江陵帥訓兵御衆威望凜然軍民之政至今為法召為郎未行

繼母秦國夫人甍既祥復召為將作監遷右司員外郎北人賀生辰使来命公為儐值帝宅高宗之憂公諗其使以帝方居廬難以受禮使人不可既不得見又欲小留公曰信使之来以誕節也誕節且過何名而留明日遂行帝勞公曰朕不見北使却之之堅卿之力也除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敵又遣使来弔祭遂以公為報謝使公行涉淮故事當於汴京受宴禮前三日公與敵中郊勞使介康元弼瑶里仲通相見於寧陵公請免

宴不從至汴館公請必不免宴則請徹樂宜如告哀遺留二使近比遺之書曰葢聞鄰喪者舂不相里殯者巷不歌聖人禮經之明訓也惟北朝之治國家道之以仁孝齋之以禮義者也今某之來繫北朝之恵弔是荷繫本朝之哀謝是為北朝勤其遠而閔其勞遣郊勞之使蒇式宴之儀徳莫厚焉禮莫重焉外臣受賜敢不重拜若曰而不聽樂是於聖經為悖禮於臣節為悖義也豈惟詒本朝之羞抑豈昭北朝之懿哉敢請執事將何以

訓之若不得請有死無貳無所逃遁惟執事圖之一日之間凡遣人以書辭者六七口傳者數十元弼等不從公亦竟不絀公慮其以衡誣我也至期夙興衣冠往俟於位元弼等遣人相踵趣公即席又遣相禮者傳呼邀請其聲不絶於兩序之間公不為動徐荅曰君不徹樂死不敢即席必欲即席可取吾頭以往聞者震駭元弼等知不可奪乃遣人謂公曰請先拜醪醴果實之錫徐議去樂公乃帥其屬班於庭北嚮拜受未畢忽北典籤

者連呼曰北朝宴南使敢不即席其聲厲甚於是公即趨退復位及闕甲士露刃閉闕公命吾典謁叱曰南使執禮何物卒徒乃敢無禮遂排闥而出元弼等乃以聞其主留館七日乃有免樂之命復有宴亦如之帝聞公還謂輔臣曰京某在汴死執不聽樂其節可嘉士太平時孰不以節義自許臨危乃見耳公見帝帝勞曰卿能執禮亦未易何以賞卿公謝曰敵畏陛下威德非畏臣也正使臣死於敵亦臣子之常分敢希賞乎宰臣言使

還應增秩右丞相周公必大進曰增秩常典京某奇節惟陛下之命帝曰京某令之毛遂也即除權工部侍郎初公辭行言於帝曰此行禮物與前小異敵貪而無耻當有以應之果以爲言公荅曰禮物頒於朝廷使臣止於將命豐約非所知也敵無以詰至是帝曰果若卿言成都謀帥帝曰京某人材磊落可使也除敷文閣待制四川安撫制置使知成都府公至蜀念地險且遠天日萬里當使斯民如在輦轂首罷覘者以安疑情躬閱訟

辭以達幽枉賔接小官以求人才肅整維綱屏逐昏墨
撫字細民輯睦將士旬月之間仁聲威譽洽於西蜀又
念蜀民之貧節用薄斂以裕其力請歲蠲成都米估之
征緡錢七萬有奇草估之征緡錢七萬有奇四路醝酒
折估之征緡錢九十餘萬有奇通三歲凡二百七十餘
萬云後還朝又請數年蠲減之期從之於是舉全蜀之
民被朝廷之澤若更生焉紹熙元年夔利告蝗發粟三
萬石以賑夔之民五萬石以賑利之民明年東西蜀告

旱又以錢二萬緡粟二千石仍請度牒五十以賑六郡之民滎資二郡尤甚公請除前一年未輸之秋租又盡除是歲之兩稅又請度牒一百以為水旱之先備於是飢民免於捐瘠大祲有如中熟忘其水旱焉先是威州之蠻其俗相殺者償以錢即解而去至是蠻有與吾兵人鬬者聲言將入郛守臣請避之公笑曰我在此蠻何敢爾此必儈者教之若竿儈者之首於境則彼不敢動太守揭公之令以示之蠻即退秦州舊以西兵戍之一

日與州兵相攻兵刃接矣其將又縱叟其下蜀人疑駭公視之若無事絀其將而治其不咸者夷漢安堵瀘守張孝芳政嚴兵殺孝芳及其家公明遣佐屬撫諭以疑其黨亟發綿潼勁兵以踵其後未幾瀘卒自斬元惡禽其黨五十人以歸戮於市於是三邊綏靖朝廷無西顧之憂公請爲祠官光宗曰蜀人方安京某之政進寶文閣待制俾罔任焉在蜀四年召爲刑部尚書令上御極公上疏獻四事曰敬曰公曰勤曰儉上嘉納之命兼侍

讀上前陳春秋一王賞誅大法讀呂公著新法奏議皆酌古明今隨時寓諷上喜因語金華諸儒曰京某進讀義理坦明使朕意氷釋卿等説經不當如是耶於是大用公之意萌於此矣尋兼吏部尚書紹熙五年九月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十二月除叅知政事明年改元慶元四月除知樞密院事二年正月拜右丞相白麻出在廷相慶公與同列傾豁肝膽不忌不刻議疑從可介而毋我是疑從是通而不比心本寛厚政出公方

與士鈞禮不為崇竣匿瑕用長不遺纖末然守典謹度
人綱人紀外若曠若中實截然其所主一遵孝宗成憲
而有戚畹命從中出員外置幕僚者有屬籍近親特增
秩三等者有禁中樂者超為遥刺者公皆執不行寺人
王德謙除節度使公與同列見上力言不可上曰故事
有之公曰祖宗故事遵用有可有不可在真宗時則有
若劉承規將死求節鉞以王旦之言而不與止與之以
觀察留後令之承之使也比治世之令典可遵用也在

大觀宣政時則有若童貫假開邊之功出少府之節自此楊戩藍從熙又得之譚積梁師成又得之二聖北狩中原塗炭此之自出此亂亡之覆轍不可遵用也高宗深創其禍故初政之詔首言繼自今不以内侍典兵其時有張去為者及孝宗時有甘昪者二人非不親近也曷嘗有此至於諫臣陳賈一言甘昪之罪孝宗即逐去之此又治世之令典可遵用也願陛下以令典為法以覆轍為戒上曰除德讜一人而止獨不可乎公曰此門

必不可啓當除童貫時亦云一人而止也節鉞不已必及儀同儀同不已必及三孤三孤不已必及三公公於是力請裂麻上又曰不播告書贊而畀以告身亦不可乎公曰是掩目捕雀之喻也上又遣中人以宸翰諭二三執政公與同列上疏力爭者至於三至於四上乃絀德讓以外祠尋謫廣德軍仍絀謫詞臣吳宗旦朝論以公比王文正公云時太上聖體未安上每憂形天顔後寢康寧上欲涓日上萬年之觴而宫臣又以小倦辭焉

五年八月辛未公乃呼宫人楊端友等三人至中書面詰責之泣而承命癸酉端友傳太上聖旨令皇帝上壽辛巳上詣壽康宫奉玉巵禮成輔臣於幄次賀上上大喜宫臣及屬車豹尾中侍從僕御之臣皆賀驩呼之聲震於中外有司奏太廟太祖祐室生玉芝上遂發德音布告天下太史嘗奏星緯失次公勸上恐懼修省以格天心邊臣每奏北敵事宜公勸上不必問彼而自為備上喜年穀屢豐因宴輔臣公勸上勿恃小康而怠持守

燕間密勿之頃動出辭必獻儆戒至與同列在上前首發大議陳宗廟社稷萬里大計有人所難言者六年正月公與同列奏事退公獨留力祈上丞相印綬先是同列知其意言於上曰京某公正無私不可聽其去上曰丞相誠實何得言去及公有請果不從閏二月拜少傅左丞相三月公屬疾遂力申前請凡六表詞皆哀痛上竟不許詔樂丞視之且許肩輿入見六月慈懿皇后上仙公力疾而出發哀成服八月庚寅光宗升遐公聞之不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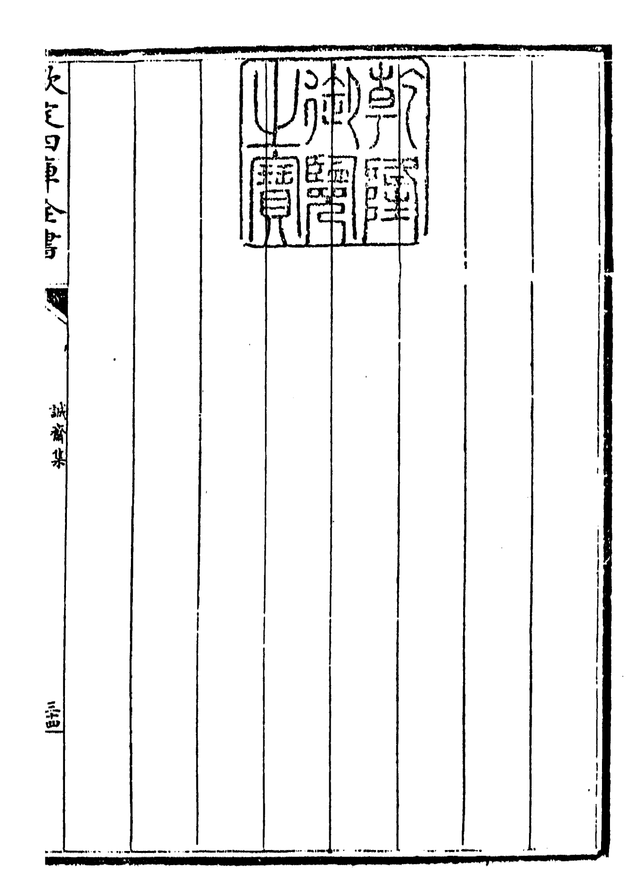
出因大慟遂疾革至丁酉將逝其子沆問以家事不荅
弟長太息曰國家多故何以枝梧言訖薨享年六十有
三先是太史奏木星侵上相遺表聞上為震悼以太保
觀文殿大學士致其仕上以居廬從有司之請免臨奠
及輟朝有詔公薨於位禮儀優異於是賜之美櫝以為
襯又賜之貂蟬火龍以為服又賜之水銀龍腦以為斂
又賜之白金三千兩帛三千足以為賵又贈之太師謚
之文忠以為恩又命有司祭之修門命從臣中人護喪

歸葬以為禮哀榮典章彌文備物並用司馬光薛居正故事近世鮮儷也其孤沆祈免門祭護葬甚力從之配盧氏封令人前十二年没累贈魏國夫人一子沆也承議郎主管佑神觀三女長卒次適從政郎前廣南西路經畧安撫使凖備差遣黄銖太史後也次適宣義郎添差江南西路轉運司幹辦公事張忠純忠獻孫也兄弟四人銓鎡皆以公補官仲氏鎬早世官其子沂公之天資柬和表爽喜怒不留色粹氣平可否無忤策第最蚤

或者易之時於稠廣詆以嫚語公一笑亦不孰何其宰瑞昌有毀公於大守者後攝帥江陵毀者為幕僚反側求去使人慰安之且厚遇焉其人感泣公常曰寧人負我毋我負人至於善善賢賢不啻己出其在政地每挾一小方冊以書才行民名上有問必進於文無所不工尤長牋奏仕雖至三台獨未嘗掌制談者為恨其為詩源委山谷而氣骨卓偉無寒瘦態有雜著三十卷經學講義五卷晚卜居得宋齊丘宅古松百章蓊蔚後先因

號松坡居士堂曰真趣樓曰山浦上爲書堂名以賜焉
雲昭漢回上貫翼軫沆以嘉泰元年十一月壬申葬公
於新建縣桃花鄉高坪德源山之原走一介持書以朝
奉郎國子司業李公大異所作行狀来請銘銘曰
朔犹其猾阻兵以威血人以娭一介行李漢節適彼鮮
不失次堂堂魏公往謝彼戎弔我閔凶彼用吉禮㒒佅
庭止哀樂不類公辭以哀十反莫回戚服往哉彼樂不
徹吾首可折吾節可奪虎夫負墻鎧爭日光刃磨秋霜

公毅以叱排闥以出罔不辟易彼諗彼酋樂徹禮優竣事不留臣主相顧囂虩遄沮敢或予侮公歸修門孝宗亟稱皇威伸伸人望有歸竟躋厥位頻斷大事大闇其覦節纛其除公還贊書太上違豫闕以暬御公達舜慕二聖重懽一言回天茲不曰艱疇不將命公當其際彌險彌勁疇不鴻鈞公迎其棼彌艱彌峋維垣其貴文忠其謚哀榮寡二西山西偏德源之原名相之阡玉立之節章水有竭凜氣無歇


乾隆御覽之寶

誠齋集卷一百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誠齋集卷一百二十四 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許思光

誠齋集卷一百二十四

宋　楊萬里　撰

墓誌銘

宋故少保左丞相觀文殿大學士贈少師郇國余公墓誌銘

聖上御極之元祀氛祲初清德新又新首選於衆得一名相匪夢決以人望弗嚴弗渭得之在廷有楊綰之清有司

馬君實之誠其知國如知人守法如守城好賢如好色用能拄天扶日耆定周鼎徐聲怡色措國泰山懋勲芳烈至今怙焉左丞相郇國余公其人也或曰公賢固也如不久何上睠方隆民瞻方輯善類方湊一揖而去挽之不留招之不出賢者固若斯乎使天下有遺恨也曰此公之所以為賢也自古聖賢君子之用世未能無遺恨也不在天下必在己恨在己者天下疾之也恨在天下者天下惜之也故天下有遺恨而吾始無遺恨矣唐

之名相不少矣天下有遺恨者一人而止耳曰韓休本朝之名相亦不少矣天下有遺恨者一人而止耳曰杜祁公天下何恨於二公也休在位十月而去祁公在位期年而去盖不究其用不竟其業也豈二公有可恨也恨之者惜之也仲尼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仲尼且云然况公與韓杜乎此公之所以為賢也公諱端禮字處恭世占名數於衢之龍遊穉而讀書一過成誦年十三文已驚人紹興二十六年里選賦至公廣招賢

之路云聖如文考太公歸而伯夸歸明若昭王樂毅往
而劇辛往有司異之貢以前列遂第進士初尉宣之寧
國歷江西安撫司准備差使知湖州烏程縣孝宗召監
行在都進奏院主管台州崇道觀除監察御史大理太
常二少卿兼太子侍讀兼權禮部侍郎除權兵部侍郎
兼權吏部侍郎兼太子詹事為賀金國正旦使試吏部
侍郎知太平州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鳳翔府上清太
平宮光宗嗣位召為吏部侍郎除權刑部尚書兼侍講

獻章閣直學士知建康府江南東路安撫使兼行宫
留守召為吏部尚書除同知樞密院事改叅知政事兼
知樞密院事除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拜右丞相
左丞相以觀文殿大學士判隆興府江南西路安撫
使舉臨安府洞霄宫判潭州荆湖南路安撫使復奉
祠除判慶元府改判潭州積階自左廸功郎至特進爵
自廬陵縣男至本郡公邑自三百户至八千户食實封
二千九百户致仕授少保鄖國公以嘉泰元年六月二

人日薨於潭之州治享年六十有七公之尉寧國也獲盜應改秩公不上功狀曰以人命易己官尚忍為公之在江西幕府也帥陳之茂稱其文壯而麗談於公閤章交公車改秩公之宰烏程也邑之政舊聽於丞宰一搖手輒逐去公曰去等耳以得罪細民去寧非巨室去鈶箭日數百紙決事風生事棼如蝟庭寂不鼠單落膽驚行股并有富估抵罪吏不敢逮公命縛以來其人揚揚公曰是必有挾言未竟吏持一文

書至乃本部詳刑使者張宗元書公不啓視竟置之法湖之六邑病於口筭之征謂之丁絹錢率三氓出一縑自大觀始歲為疋者六萬五千二百有奇不輸絹而輸其估其初一絹之估為錢者千其後為千錢者五公以民病告於太守單夔請以上聞令七氓出一縑郭內二邑以錢為縑郭外四邑以縑為縑夔即以聞且令公詣中書面陳便宜丞相虞公允文嘉歎即言於孝宗歲蠲縑錢六萬公歸邑父老萬數交迎感喜上恩罔不呼舞

部使者及太守列其治最淳熙元年召見孝宗天顔有
喜是時帝意鋭欲復中原在廷知其未可而莫敢過者
公言於帝曰謀國决勝之道有聲有實敵弱者先聲後
實以讋其氣敵强者先實後聲以伺其機漢武乘匈奴
之困巡邊陲威震朔方而漠南無王庭者讋其氣而服
之也此先聲後實之策也越之謀呉則不然外講盟好
内修武備陽行成以種蠡陰結援於齊晉教習之士益
精而獻遺之禮益恭用能一戰而霸者伺其機而圖之

也此先實後聲之策也今日之事與漢大異而與越相
若故漢之策不可施於今而越之策不可不講也顧陰
設其備而密為之謀運廟謨於靜謐之中示敵人以輯
睦之意使形聲俱泯覩其變而察其時則機可得而圖
矣古之投機者有四有投隙之機有擣虛之機有取亂
之機有承獘之機敵有內釁若匈奴困於三國之攻而
宣帝出師此投隙之機也敵有外事若夫差牽於横池
之役而越兵入吳此擣虛之機也敵國不道因其離而

舉之若晉之降孫皓此取亂之機也敵人勢窮蹶其後而撼之若高祖之追項羽此承弊之機也機之未至不可以先機之既至不可以後以此備邊安若泰山以此應敵動若破竹惟所欲為者帝喜曰卿通達國體既退帝諭宰臣當不次用公宰臣以公不詣已上除秦邸謁告迎母遂有歸志請為祠官故除崇道尋丁母憂既除喪不入修門諫大夫蕭公燧薦公可御史蕭初不公識也淳熙五年七月召見言守令以掊克病民將帥以侵

年病軍用人宜先行實後才能擇吏宜舉廉平優勸獎初孝宗惜其去至是喜曰卿自此當以身為朕用矣遂除臺察是時三察無缺員者特增一員處公云其所擊排不避權倖或不恪官守而隳職業或內懷姦罔而敗風化或超資而援恩寵或倚勢而奪民產皆斥去之又言士大夫之俗以媮安為賢以苟得為能在朝者訐日以求遷在外者便文以自營監司以喜怒為刺舉將帥以締結為勳績宜進特立之士以開衆正之路宜屏附

麗之徒以杜羣枉之門事皆施行公之貳廷尉也宣教郎王定國者以守禦之功得官宰掾修怨誣帥以僞官白之中書時宰主之獨叅政周公必大不以為然時宰怒以付廷尉令人諭意㕹公以法從公審其非僞以白時宰時宰詰問聲色俱厲公不為屈竟全之公之貳奉常也時奉常久虛位孝宗面諭執政曰余某可為之也職之翌日有詔欲來歲祈穀上帝仲春躬耕籍田令禮官討論明道故事三日以聞公言國朝祈穀之制合祭

天地於圜丘前期朝饗於太廟其儀視冬至郊祀之禮此太宗祈穀之故事也若乃明道之制則異此矣以宫中火災之後考室落成之初故於天安殿廷恭謝天地因之明年仲春耕籍此明道一時謝火之故事也非祈穀定制之故事也今欲祈穀而耕籍必合祭天地於圜丘必前期朝饗於景靈宫太廟乃可也欲如明道之制行之於殿廷不可也詔儀曹奉常集議中書有謂禮可義起公曰禮固有可以義起者至於禮之大體則不可

易古者郊而後耕以其於郊故謂之郊猶祀於明堂故謂之明堂也如明道謝灾之制則與祈穀異矣今以郊而施之殿廷亦將以明堂而施之壇壝乎禮之失自某始某死不敢奉詔帝曰禮官不可則止公之貳銓曹也銓法所用有法有比法者上世成憲之經也比者近世湛恩之權也經有一定而權有屢遷吏所欲與必舉比之所可以廢法之所否吏所欲奪必舉比之所否以廢法之所可故士大夫與奪之柄不在長貳而在吏不在

法而在貨公初莅事取法與比晝夜紬之一覽即强記及吏白事公前知其與奪之情而逆折其舉廢之詞彼以其比我以吾法彼以其權我以吾經老吏情得詞伏奪氣拱手宿蠹根穴掃溉頓清郡邑衆職有缺員者吏每匿而不覰以要厚賕公令郡長吏走一騎持文書當官專達即揭於省户俾應格者得之士夫詣曹小有亟枉許其夙夜面列至於武夫起行陣惜銓法者吏尤得以扼其吭而要其貨壅閼既徹文武下僚呼舞相慶淳

熈十四年自夏至秋不雨公上封事言成湯陳禱旱之辭必以六事自責京房推致旱之由亦以六事所名若成湯之六辭今無其三而有其三曰政不節也使人疾也賄賂行也若京房之六事今無其三而有其三曰欲德不用也上下皆蔽也庶位踰節也帝聳納馮公之為詹尹於東宫也凡閲五年議論之間陳古正今每寓箴諫若治亂之源邪正之辨必深言之𡚁不痛切嘗以司馬光言人主修心之要有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

有三曰用人曰信賞曰必罰顧書置坐隅朝夕觀省光
宗時為皇太子敬遇傅僚尤尊禮公親灑汲古二大字
以名公之堂云公之守當塗也郡名圩田田在大澤之
陂大抵水高於地故田之命視隄之堅瑕每桃花水生
或秋水時至夜半隄決詰朝渺然田澤為一環數十百
里匯為鉅浸乾則莽為稿埜民之生業不大獲必大促
公至躬行阡陌周視隄岸勸民築隄增畀培薄益以揵
菑隄成昔之陿者廣瑕者堅於是田無水災頻年大穰

民歌舞之至今賴焉郡有寓公以財自雄締交權倖動搖郡邑太守每至啖以貨寶一齅其餌伈伈惟命噤不敢息政用放紛公至却其餽絶不與通每以事來必摧辱之萬人吐氣光宗即祚有詔求言公上封事言切於聖德者莫若正心切於國體者莫若裕民未幾首名見又言天子之孝不與常人同令陛下之孝於壽皇豈特以天下養為養之至哉第當如舜之於堯其道可也又當如武之於文繼其志述其事也凡壽皇之睿謨聖訓

仁政善教天下所嘗蒙福者願與二三大臣朝夕講求而力行之斯足以極陛下事親之孝矣公之長憲部也廷尉上一死囚具獄蓋大俠殺人而使他人承之公讞而正之或曰是俠能得死士急之且北走胡公不為動卒奏當論如律云公之帥建鄴也減民租之挈代下户之輸節浮費檢吏姦鄰魄不入私府賓燕未嘗卜夜初至守藏者以縣官緡錢百二十萬告既去以百七十餘萬告雩禜雨暘罔不響答外邑嘗有蝗遺種公募民闕

地以粟易之率一升金一畆遂不爲灾連歲豐茂公之貳樞廷也興州大將吳挺卒久未除代公謂知院趙公汝愚曰吳氏世握蜀兵有識寒心今徒慮其驟易生變然天下無釁決不敢動若更承襲將爲後患趙公大喜遂合辭以奏光宗猶豫不從公言趙某所請非爲吳氏計乃爲蜀計非爲蜀計乃爲東南計若無大將是無蜀也無蜀是無東南也軍中請帥而遲遲不報人將生心六朝後唐皆以有蜀而存無蜀而亡此大騐也又不從

公遂求去初擬張詔除興元都統制至是始有俞音邊
瑣以敵中事宜上聞光宗曰未必實公言雖未必實有
備無患公每憂邊思職常若敵至講攻守薦材用革債
帥繕戎器峙糗糧又掇古今講論邊防之文綴爲一書
以獻焉紹熙五年光宗被疾寢不能東朝重華宮外議
譸張公密疏深切皆人所難言時同列將勇去以塞天
下責望公謂二三執政與同休戚今茲何時乃欲苟免
六月戊戌夜漏未盡報壽皇大漸俄報升遐光宗遂不

能至公發喪人情恟懼朝廷莫知所出公謂丞相留公
正曰不有唐肅宗朝羣臣發哀太極殿故事乎今日之
事宜奏太皇太后請代行祭奠之禮以靖國人於是宰
相執政上奏太皇太后從之仍有旨云皇帝以疾聽於
大内成服百官於重華殿成服丁未公與丞相留公正
及樞密知院趙公汝愚叅知政事陳公騤建言皇子仁
孝夙成宜蚤正儲位累日申前請甲寅御筆示傳子之
意越四日丁巳始因貴戚得白太皇太后越七日癸亥

得旨仍宣諭汝愚黙及公先是丞相以朝臨仆地去國甲子禫祭百官畢集於重華宫太皇太后垂簾有旨云皇帝有詔自欲退閑皇子嘉王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為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於是太皇太后命左右扶上入簾面諭光宗聖意上泣涕俯伏懇辭不能起太皇太后命左右起上仍命持黄袍扶上至殿之左介素幄乃傳命執政同勸進再三上遜避亦再三左右頓以黄袍被上上泣頻却之公泣奏曰今太上違豫大喪乏主

國勢岌岌人情皇皇太上之詔不可以莫之受也太皇太后之命不可以莫之承也且太皇太后非為陛下計之也今陛下乃執人子之一議忽國家之大計是蹈匹夫之小諒忘天子之大孝也呼吸之頃有安有危其若太上皇帝太上皇后何其若宗廟社稷何上慢然𢚩淚愀然勉從不得已側坐御座之半公與同列再拜上亦答拜公與同列又奏曰太陽下同萬物可乎正君臣之分請自今始公與同列又再拜上猶立而受内侍扶導

上詣梓宫前行謝禮畢上衰服出至大次猶立久之公
與同列再三固請上始正御座朝百官退遂行禫祭之
禮晷刻之間人情大定中外相賀驩聲雷起乙亥除參
知政事兼同知覃恩進兩官公曰國卹尚新天命有屬
詎可因以為利即上章力辭曰陛下承太上之倦勤奉
祖后之慈訓勉為宗廟社稷計非以得位為樂聖心所
形臣實親見君臣之間自當交儆此義豈應遽冒非常
之渥辭不獲命止拜一官十二月庚午除知樞密院公

為山陵使時葉公適以大府卿總餉淮東將行丞相趙公曰明舊除知院入國門其少需往謁之某且去士論未一非余公不能任慶元元年四月己未拜右丞相公辭免之章云好惡偏而黨論未息非包荒鎮浮之量何以調一於異同蓋指是也朝士誦之中外傳之於是人人相慶得賢相望太平云二年正月拜左丞相公清介誠實好惡無偏恪守法度務行故事力主公議愛惜名器每與朝士接必從容訪問人才記其姓名以備選掄

一日謂侍郎楊公輔曰公蜀之望幸疏其賢士得三十餘人多所拔任先是年饑淮浙江東請錢請粟於朝以為賑貸其數萬萬公言於上悉從之都城居民以户計者十一萬二千有奇元年米斗千錢公請發太倉之粟下其估以糶至今年秋成乃已所活何數公憂民之憂損膳饍自春徂秋至不肉食雨暘或愆禜以私錢朝廷雩禱公每贊上以實應天不専禮文有禱輒應至是大熟因請廣糴積倉以備水旱四方或小有變異必聞於

上請恐懼修省謹終如始異時錢與券相為母子以濟邦用至是券日輕公私交病議者盈廷莫捄其敝公請出度牒以收券之力發都内以散錢之出嚴大農受入之令守錢券十半之約於是母子相平年蒙其利臨安之民有口算之錢曰身丁者台嚴湖三州之民有口算之錢曰丁絹者請與復三年衢之五邑自兩稅之外非經數者其名又十有四公請與損其十每歲所蠲為緡錢者四萬有奇免符既下五州父老欣戴上恩喜極而

泣時方事蠹朝廷文書賞誅予奪政令罷行公一一覼
省勾校不舍晝夜小有吏謾靡鏬不燭靡懲不深三省
黜胥不寒而栗朝士相語昔未睹聞史館書成品彙孔
庶皆公典領畫趣奏篇將議行賞公當首蒙澤者公以
國卹事之方殷至於彌文非所宜急皆抑不行時有貴
戚方見親信丞相趙公欲踈斥之議泄竟以論去道學
之士遂為深讎依附者日衆內外相扇浸不可制指趙
公為黨魁其懿於湖湘也卹典未行議論紛起公曰此

不可以衆多之口奪也設若有罪某自當之即以復官
歸粟奏請衆皆不樂浙西常平使者黄公灝以擅放民
租遠竄知婺州黄公度以隱芘屬吏䘚職罷郡是皆有
深怨者公為執奏止從薄罰逍呂公祖儉南遷抹觧弗
獲朝士有知公者直以公議相勉責公曰某自分決當
去恐他日將有大於此者耳未幾有上書者造設虚詞
誣陷浸淫殆不忍聞公即緘其書而眦睚已深媒蘖已
熟有成畫矣詔公與蜀帥趙公彦逾具即位本末来上

蓋謂趙公與丞相嘗有隙疑公相代為相不相能冀有所中傷因興大獄一時名士一網可盡公食不能咽寢不能寐亟專介走成都期以守正要以同辭未達而趙公所撰受禪本末之書已至公取副本觀之曰大體得矣若公所譔甲寅龍飛事實則皆歸丞相趙公以明其功曾不自述其協賛之力微其辭彰其義議論平實雖時論多所不快而姦謀竟息外間所傳出於意料往往亂真唯晦庵朱公熹見之嘉歎美曰余丞相此書却不

失實門人共闢其書遂傳會貴戚除節鉞制詞盛推定策之功公不自顧計徑貽其麻然猶使竝緣事實者其慮固深公自是憂見顏色義激肝腸謂知院鄭公僑如何公澹曰某欲有所啓奈無助何二公安得獨為君子公又以語楊公輔相協濟他日公獨見上開陳甚悉且曰除從官而中書不知朝綱已紊禍本已滋聞者遷怒公知事不可復為變不可再激即抗章引疾其黨尚嚴憚公不敢侵後益追怨公戒子弟毋入京求仕公既去

善類始思公之有力其迹之彰彰者如此至若彌縫密
勿省幾燭微潛消陰制深計遠慮宜不得盡知公嘗語
所親吏曰某備位宰相無他長唯以全護善類為急其
他皆所可畧要不可與此等爭虛名而使士大夫受實
禍此公之盛心也蓋當公之秉國適有道學相攻之隙
事方鼎沸未易和調非少有縱捨而徒為矯亢其勢莫
遏其欲未厭名雖公歸禍將世徧故利欲飽而黨錮解
此其驗也楊公輔貽書於公亦謂公危言勁論世所不

能即明出處曲全善類辭顯義白其大端不可淹沒如此可謂深沉宏遠真大臣事業非淺之為丈夫者矣一時士大夫雖禍不深坐廢不久終當藉以扶持宗社公之為功必有能明之者公堅卧稱病篤求去懇切同列合辭於上前請勿聽公去上一再却延奏牘寬期賜告令侍醫視藥大官賜膳公固請去位上不得已四月甲子除觀文殿大學士判隆興府辭行名見內殿有詔免拜賜坐撫問周洽遣中貴人至江亭賜黃金二十五鎰

及幣帛茗黄公又辭郡故有洞霄之命上又遣中貴人
傳詔撫問賜銀奩香茗公之帥長沙也三辭不獲命至
則除諸邑頻年之積逋以寛民力劾武岡擾蠻之兵官
以安溪猺窮日力以決民訟夙夜勞勩體為之瘠有勸
以勿勤小物公笑曰吾平生在官竊一日之禄必殫一
日之勞可以老而改乎後再帥長沙暑行屬疾遂薨於
位時有大星霣於其里之側云曾祖慶祖鐸父繪俱贈
太師追封岐益蜀國公妣虞氏贈燕國夫人娶葉氏封

福國夫人七子峴承議郎主管佑神觀未除公喪而卒
嶧承議郎新權通判信州軍州事兩預秋薦牒第進士
宣教郎有旨除二令峻承務郎嶠岠未命皆早卒岡承
奉郎擬監兩浙路臨安府浙江度三女長適從事郎新
監慶元府鄞縣大嵩鹽場支鹽官毛淮次適廸功郎湖
州歸安縣主簿徐賀夫次尚幼孫男五人球承務郎新
監饒州永平監珙璹承奉郎孫女三人長適廸功郎新
建寧府崇安縣主簿徐鑄次適廸功郎新鄂州江夏縣

主簿劉常道次尚幼曾孫一人初蜀公一兄已與分産未幾而貧悉以畀之性喜濟物飢者發粟貧者析券鄉里稱爲仁人長者公奉母夫人禄養所至扁其堂曰戲綵既没永慕言之必泣弟端誠先官之而後及已子在官得俸亦以分兄弟之子及其遠族云公孝友誠慤公忠廉介出於天資自少至老無一語欺蹈規履矩曰自儆戒體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及其在人主之前骨鯁切直攖鱗苦口自敵以下有不堪者謀大事決大疑人

所洗駭公處之凝然決之沛然也不念舊惡不阿其勢
在當塗有江東漕嘗使酒嫚駡公者公與彼交章相避
逆兩罷為祠官後公長天官其人為貳蹴踖求去公與
之傾心盡歡仍薦其壻其人媿服人服其厚其在從時
宰嘗屬公薦某人公不承命人服其剛其在相位才朞
年耳天下方望治而謝病堅卧三月至補外得請乃出
故天下至今惜之嶧與諸孤將以嘉泰三年正月十三
日葬公於龍遊縣霧山鄉石壁之原以書來請銘銘曰

紹熙學祚光考違預仰曠居廬俯曠機務兆人皇皇靡
所歸赴宅憂繼難非上而誰聖考有命其代予悲皇上
益謙十命百辭雨泣其洒推去天衣公自宥府夾日以
飛時乎孔艱公乎焉依國有大疑公作寶龜國有危事
公作金隄有昊斯发公作天柱后土斯陷公作嵩阜皇
曰汝嘉其遂相予自右而左四國是孚公感主知夙夜
其劬先物以興後昳以餔以汔於痡弗有其軀推轂帝
車匪尧弗塗鳴球天耳匪皋弗謨孰彥而醫孰環而瘠

孰憲而戾孰鏄弗堅榎而彙之膏而遂之繩而墨之塹而柵之五月而濟朞年而乂方駕而柅方楫而彌留弗可留致其可致楊清馬誠韓連杜止前五百歳一有其四後五百歳一無其二肅如清風闘者興起勲勞智名帛素竹青朱熹所稱楊輔所詛有譽有煙對越圜清侯

誰濟登汲古書生

樞密兼叅知政事權公墓誌銘

淳熙十五年四月予上章得補外同郡今監察御史曾

公三復餞送於西湖之上監六部門權侯安節偕來曾
公坐定忽跪而請曰權侯將有請焉願為其祖樞密公
追碣其竁予曰諾後五年予歸自金陵過清江其太守
郊迎乃權侯也前請偬倥予忘之矣而侯獨不忘再請
庚前諾予其可辭公諱邦彥字朝美河間人曾祖顯祖
慶俱贈正奉大夫父經贈光禄大夫儒學三世而光禄
公為時名儒號無相居士公自皃時嶷如成人七歲聞
講毛詩公退即能為家人説大義自力學至忘寢食寒

暑十三入郡學頭角嶄然張廷堅與光禄公遊見公奇之曰真名家駒一日千里試入太學崇寧四年賜一舍及第釋褐授從事郎青州教授歷睦親西宅宗子正提舉河東舉事除太學博士徽宗幸學設幄堂上延見諸生命公講下武詩音暢理明天顔喜甚恩錫有差轉朝請郎改辟廱國子司業宣和初遷左司員外郎徽宗有意用公而公與宰相王黼異議黼嘗欲官饔人子衣之品服公言孔子惜一繁纓今以命服服奴人乎黼御之

故恨之使遼遼酋面授國書責公雙跪公曰非南朝禮也行人不敢承命遼酋大怒竟莫奪公之在遼也審知女真强盛日睹官軍驕惰歸言於上請橅兩河繕甲兵固吾圉益厚北朝之好無令邊臣生事敗盟不然必有唇亡齒寒之患且言帥臣沈積中與詹度不咸當黜不報尋除集英殿修撰知易州女真果犯京師欽宗受禪公復為左司靖康元年十月改宗正少卿除直敷猷閣知冀州辭行欽宗勉之曰兵起北方士大夫悉求南鄉

獨請北真能體國公道逢士夫自大名歸者語公敵且再入毋往公曰吾得死所矣命駕亟行高宗皇帝以康王為大元帥起兩河兵入衛王室以公為計議官公將冀兵與宗澤兵皆師于澶淵與澤兵於丁未三月自濟徑趨吉刀馬河拒敵列砦數十去京不遠敵騎充斥諸路兵約同進者不應澤曰是以肉食虎耳乃師於曹之南岸及二聖北狩上檄諸路追襲公與澤兵復之衛之滑敵已渡河公與澤同表勸進及登正位號以繫民望

者五上即位公與澤同往大名募義兵上亟召公與澤赴行在所公乃回軍自京師赴都道除公帥荆南澤襄陽既抵行在所澤以元帥事入奏公未見閤除天章閣待制改知東平公言於上曰願陛下無輕棄南京臣當死守東平一日三被詔督之官建炎元年六月也時河北盡陷京東州縣半降敵公以疲卒孤壘抗强敵幾及二年金人合衆二十餘萬圍城糧盡而救不至人易子而食然公以忠義激士猶摧鋒陷堅敵患之爲書射城

中云趣降即富貴何自苦為公罵曰吾家世受國厚恩死無以報豈忍臣汝力屈城破兵民爭扶公出城父母妻子皆陷敵惟一男一女一姪走及公公自列請罪上念其忠喜其至詔曰斷毅於菟毀家以紓楚國之難顔真卿委郡而為朝廷之歸遂原之三年以朝散大夫寶文閣直學士知江州公曰訓兵旅集舟楫積粟以防邊陲請朝廷分兵守武昌襄陽則表裏之形成敵不能窺我於是李成在泗劉文舜在紓韓世清在蘄孔彥舟在

漢公以為此曹皆據江上名曰聽朝命受國爵急之則
詐忠緩之則詒患皆腹心肘腋之疾宜陰備之彥舟果
欲來攻知有備而退屬公丁父憂解官上惜其去三命
趣綍公皆固辭亡不獲命四年正月以寶文閣學士知
建康七月改淮南江浙荆湖等路制置發運使初建康
遭敵焚戮城野一空公竭力安集不數月市小整人以
更生繼總漕事轉輸六路夕受命朝引道走江東西革
婨懈撿欺隱覈逋亡責稽滯水陸程輟餘五十里財用

湊集於行在所億萬計有詔嘉歎紹興元年入為
尚書兼侍讀二年五月除簽書樞密院公知無不言言
無不盡謂宜乘機者三祖宗德澤在人人心未忘王師
一興諸路響應一也内則淮海之敵騎悉往西北以虛
其南外則林牙等浸大患在腹心以牽其北二也近覘
者報敵兵疲於浚河之役而守淮之兵皆持梃之農夫
三也譬諸奕爭先而已安可隨應隨觧不制人而制於
人哉不然疆理淮堧以連下邳藩屏荆漢以通上流指

顧蜀隴以成建瓴東下之勢亦策之次也朝廷用其次云復有中興十議其一謂宜以天下為家進圖洪業恢復土宇勿偷安於東南其二謂駕御諸將宜威之以法而限之以爵其三謂宜命講讀之臣於所論說之外取累朝訓典及三代漢唐中興故事日陳於前以裨聖學其四謂宜觀傷善妨賢之說偷安苟合之佞市恩立威之姦懷諼罔上之欺聽其言察其事則忠邪判矣其五謂愛民先愛其力寬民先節其用又謂朘己以佐國用

當自宰執始又謂分閫而屬大事類非偏裨之所能為必得賢大將然後可又謂制置一官宜可省也盍令沿江州縣各備其境內而總之以連帥上荆鄂江池下至采石京口講之有方委之有人防秋上策也又謂宗室中豈無傑然有人望可以濟艱難賛察勿留宿衛者顧求其人置諸左右又謂人事盡則天悔禍否則恐天未欲平治也不可獨歸之數上嘗語及春秋三傳異同公曰孔子作春秋游夏且不能措一辭上又曰至誠力行

者其善惡不可掩公曰惟天下至誠為能化不誠未有能動者上又曰堯舜以道治天下不過無心公曰堯舜之治道其要在命九官去四凶公遂言曰願陛下無忘在濟時無忘渡江時未幾以簽書樞密參知政事數月上欲大用公三年二月己丑以瘍觧薨於位上震悼親臨其喪贈正議大夫遂以金帛官為護喪歸葬於㣲之婺源官其家七人女家三人公風骨奇偉留次恢廓學術才氣過人數等性至孝初無相在鄞卧病公雖從戎

然沃盥必親執藥物必親嘗未嘗解衣而寢及無相歸汶上道梗不通公在九江每北望長號之廬山飯僧泣血禱佛冀父子如初三月而訃告至力乞終喪凡七請命公感上深知每誦曰責難於君謂之忠吾君不能謂之賊婺源之東山水奇變築室其上自號且然居士有古律詩二百八十首雜著書啟章奏百三篇其所述作初若寂然無營忽揮翰如飛不加點雅善草聖士大夫游其門者如周葵樓炤潘良貴呂廣問梁揚祖皆為世

名臣配呂氏先公卒汶上封樂平郡夫人繼室李氏封
隴西郡夫人子男一人嗣衍女一人嫁韓穰孫一人即
安節也傳家學有祖風云銘曰
太陽嚮晨實以啟明應龍將昇從以裔雲巨宋再昌天
啟高皇文武權公襄我烈光維時狼烽塞於窿旻滓於
厚坤白晝為昏維皇勃興赤𦒏聲靈手其青萍叱開蟺
腥惟公孤忠杖策以行補天重光扶日再中如周甫申
如漢弁悰如晉導營高勳昭明廼秉鴻樞廼頒政塗皇

曰汝嘉將遂相予總章斯皇胡剥我翠巨川斯茫故燬我杭新安之原是堋是宅佐命之元過者勉旃

誠齋集卷一百二十四